



城市笔记

以恋爱的态度

文/李洪峰

一朋友有一女一儿,美女老婆,在旁人看来,这是最理想的家庭,然而,偶尔也有莫名的烦恼。一日因琐事,夫妻俩发生口角,闹得不可开交,大有离婚之势。

朋友纳闷:家里又不缺什么?有房有车,女儿漂亮,儿子帅气,自己在机关上班,夫人在国企工作,怎么老是这样,一旦发生口角,就横眉冷对,或冷场,或互看不顺眼,少则三天,多则一周,你不理我,我不睬你,搞得都不想回家,家里空气异常沉闷,密度很大,吸进肺部随时会让人窒息……于是,他找我解答。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不出合适答案。某日早上,我开车送女儿上学,车载音乐正在播放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。突然,我灵光一现。朋友的答案有了。

——以恋爱的态度!

这不正是破解难题的招儿吗?

是的,“以恋爱的态度!”没错,就是它。

那么,什么是恋爱的态度呢?

但凡谈过恋爱的人,恋爱时几乎都有这样的感觉和心态:

眼前的一切对我来说,都是新的,都是美好的。我最热情,我最激情,我最大方,我最友好,我最渴望……这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我都憧憬。

我的谈话中,我的聊天中,我的电话中,我的书信中,没有贬义词。

我愿把自己一切美好的一面,一览无余地呈现给对方。

热情似火的心随时在燃烧,燃烧出激情,燃烧出希望……天天都想,天天如此。

我立即告诉朋友,“以恋爱的态度!”朋友愣了一会神,旋即清醒过来。“对,对,对,以恋爱的态度!”他连说了三个“对”,高兴得不得了。

那天周末,我到公园散心,看见朋友与其夫人牵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在草坪上玩耍,不时欢声笑语,一番其乐融融。以恋爱的态度去拥抱阳光,呼吸空气,我们的世界就天天不同,天天都是新的。

以恋爱的态度去对待对方,都在欣赏,都在渴望,都主动想去融合,而不是把对方变为自己,占为己有。

不仅仅是夫妻关系、家庭关系,凡事种种,概莫能外。

以恋爱的态度去对待事物,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

以恋爱的态度,就是一种积极的心态,一种健康的心态,一种向善、向上、向美的心态。

因为这个世界再也没有比爱更价值更强大。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”,冰心早就说过。

朋友,当你工作不顺心、事业不顺心、家庭不顺心,或遇到一切烦心事时,你是否对着镜子问过自己:

“今天,我以恋爱的态度了吗?”



清浅时光

雨水

文/杨钧

今年2月19日,雨水节气。

东风解冻来,凝水化雨。就在这乍春仍寒时,天旧着,灰调,雨不紧不慢,一直在屋檐挂着。街头撑满伞,各色,有些缤纷,在乌黑柏油路上,醒目着白与黄的交通线,在城市鳞次栉比高楼下,方向般游动着。恍若初春的时间,寒凉,些许着温和,不经意间,在经历一场平淡春节后便匆匆收场。

前日里,呼市好友晒图,高架上硕大夕阳,让一座青城满城生辉,红润而喜庆。南抵长江畔,许是半月有余,不见正阳高照。我望着窗外,一周前一场大雪未待消融,

选择一幕灰铅的天,雨便又挤了进来,匆忙撤去漫山的皑白,迫不及待恢复了余冬的赭黄。

一到雨水节气前后,江南江雨的雨水优柔,缠缠绵绵,空气里弥漫着湿气。

如同,初春时节,飞鸟不惊,雨水细碎。窗玻璃上,积攒起的水珠,一滴滴在半透玻璃上游动着。时光也颇为低调,我索性爬到卧室飘窗上,在空调呼呼的暖风中,翻不了几页的书,便掉落在手边,打着盹。雨水从容,而周遭一切变得慵懒起来,连文字上思绪与念头,如浅睡,徘徊于时有时无状态。

提着相机去大湖边走走,春绿未上眼,算不上踏青。不过水边岗坡,零星着几棵油菜却花先开了,星星点点的黄绿,风中摇曳着。早春二月中,湖边湿地林里柳条依旧,婆娑起舞。想着数周后即将垂下绿丝绦时,好像心也跟着暖了,喜欢中的春天来了,像候着已久的人,打扮着,在时间里即将如约而至,有些欣然。

“天青色等烟雨,而我在等你”。歌里如此唱着,便想着青色上,星点红,细雨将翻过不远的坡,沉寂一冬的旧黄泛青绿。像人,裹着几分期许和暗自喜悦,怀揣起对理想顾盼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春始之中,有心感悟。近却无,若隐若现着美好,生就憧憬的心。立春刚去,雨水来,古书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这般写实,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日子,不紧不慢走着。一个节气接着一个节气,像翻阅着自然画面,都续写着自己的故事,存留着逐年的记忆。

早春,万物起,草木萌动,鸿雁北归,自然欣欣向荣。前日里,短暂晴朗,太阳破了云层,微风不寒,阳气而生,忽然觉得棉衣有着不应时的感觉。走在街头,脱单后衣服颜色鲜艳起来,像满园花忽开,陡然生动。

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一晃之间,短短二月有半过去了。烟花三月起,春渐浓,人间情渐深。

二十四节气,像是一年中生活标签,记录着人们的日常,不轰烈但朴实有余。暖春将来,短暂徘徊于雨水节气中,像站在乍暖还冷的早春树下那人,抬头打量枝干,候着叶绿花开,像等候着生命中一人,有时期待也是美好。



河口往事

抱寒石

文/王建中

老艄公石厚明去世后,几个月后的春节,给他拜年的徒弟,在石窑里发现了他的遗骨,彻石为墓,将他葬在了一道高高的石崖上,永远的“夜睡石崖中”了。崖下涛壮,八百里水路曾是他的奈何桥。

民国初年,石厚明是河口身价最高的艄公,下河一次,收银元三十块,是普通扳船汉的六十倍。石厚明一年只掌四次河船,一船下到磧口,返回时走旱路,由扳船汉们轮流背着,一路背回河口,鞋不沾一点泥。不下河时,石厚明仰在二道街茶坊的躺椅上,吃喝拉撒有人舒舒服服伺候着。白天喝茶,晚上“摸鱼儿(打纸牌)”,过着神仙日子。

民国四年九月下旬,石厚明的神仙日子戛然而止,像所有马失前蹄的艄公一样,石厚明从此隐姓埋名,在这条大河上销声匿迹了。那本该属于他的英雄路,从此成了别人的生财之道。他在龙壕翻船了,船上的货物非同寻常,是刚刚收来的洋烟籽。

石厚明自断右臂,算是赔了货主。在一个霜寒露重的夜里,隐遁了。他并非寂寂无名之辈,也非徒有虚名之人,虽然马失前蹄,依然还有货主来寻,将“身家性命”交给他,他一口拒绝,屡替存身之地,还是有货主设法求来。不得已只好入了察罕固少召,成了一个在庙居士,这才挡住了来寻的货主们。青灯素食,幽院寒漏,这对已习惯了“衣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的石厚明来说,无异于重生。几易寒暑,他遍走八百里晋陕大峡谷,将熟稔于心的险段,标出了礁、磧、涡、滩,画了一张《河险图》,送给扳船汉。

艄公们如获至宝,皆拜他为河神,并在察罕固少召一侧一处石罅中,给他塑了一尊神像。一个大雪夜,他推倒了神像,从龙抱滩上岸后,从此失去了音信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的墓为战火所毁。人们在废墟中发现了他的墓碑,墓碑底座上镌刻着三个字:抱寒石。